

# 緬甸一黨專政的前因後果

羅石圃

一九六二年，緬甸軍人念于宇汝政府日益左傾，乃以政變奪得政權，由其不惜以流血制止共黨所發動的反法西斯學潮，及解散大專院校以清除共黨份子，即不難概見此一軍政府反共態度的堅決。誰知十二年後的今天，反共的緬甸軍人居然與緬共由聯合組成「社會主義路線黨」，進而制定了「緬甸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憲法」，規定一黨專政，經由大選產生社會主義政權。緬甸軍人政府何以由反共始而以容共終？從尼溫及其左右進入內外共黨所安排的套索，在曲折迂迴的過程中所引起的俄毛爭奪，便不難預測其實行一黨專政的後果。

## 一 軍人再度政變的背景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日，緬甸陸軍發動政變，推翻宇汝政府，再度奪回兩年前經由選舉所交出的政權。一般人多不了解尼溫所統率的軍人既然熱中于執政，何以在一九五八年已經接管政權十八個月後，又自動籌辦大選而交出政權給予「聯邦黨」？若是尊重民主政體，為何又再以政變奪權？此一矛盾問題，我們須從「聯邦黨」的形成及其執政後給予軍人的壓力而尋求答案。

緬甸聯邦黨，乃由爭取到緬甸獨立，以至獨立後一直執政的「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大同盟」(Anti-Fascist People's Freedom League, Afpel) 分裂而來。一九五八年，由于同盟主席宇汝和副主席宇巴瑞政見分歧，使巴瑞派醞釀在國會提出對宇汝內閣不信任案，同盟所有國會議員亦涇渭分明，顯然贊成倒閣的佔多數。因而有代表緬共的「左翼民線」議員有條件聯合宇汝派的圖謀，且為北平所從中斡旋。很顯然，一旦倒閣案遭到否決，宇汝政府勢必對內容共，對外更倒向北平。以致軍方不得不要求接管政權，宇汝亦欣然移交，但約定在兩年內仍將政權歸還于大選所產生的政府，乃由尼溫成立軍人看管內閣。

尼溫所統率的軍人，在同盟分裂後的兩派之間，顯然傾向于巴瑞派。由于巴瑞一直是以副總理兼國防部長，尼溫的三軍參謀總長之所以能隨其一再

連任，多出于巴瑞的信任與扶持。且被稱為巴瑞派智囊的宇叫迎，與尼溫有連襟之誼，而成爲陸軍主力之一的保安隊，又爲叫迎任內政部長期間一手培養而成，所以在尼溫看管內閣時期，一切政策的決定，多由巴瑞叫迎從幕後策劃而交由軍政府施行。

巴瑞既以「自由大同盟」重整旗鼓準備與宇汝新成立的「聯邦黨」在選場逐鹿，其所經由軍政府實施的政策，自多以收攬民心俾有助於他們競選爲目標，諸如接受美援，與民族叛軍以談判解決爭端，並發放退休金換取擲邦土司交出政權，集中兵力以剿除緬共叛亂，及默許滇邊反共軍仍有出入緬境的自由，藉以阻止毛共對緬共武裝的支援，這都顯示在外交上轉向自由，在內政上趨向團結共，正是適合大多數緬人的意願，遂有獨立以來小康局面的形成，也是「自由大同盟」在未來大選可操勝券的保證。

然而一九六〇年的大選，得到勝利的乃是「聯邦黨」，並非「自由大同盟」。這不僅出于一般人的意料之外，連成爲執政黨領袖的宇汝，亦沒有預料到此勝利的來臨。事後方了解乃出于緬共秉承北平的意旨給予大力支持所促成，而該黨的副主席兼祕書長宇陣又已接納了左派的條件。

至「聯邦黨」主政，毛共即給予三千萬英鎊的無息貸款，其援緬專家亦蜂湧而來，並由緬毛雙方在邊界會師合力驅逐反共軍，不惜聽任緬共武裝乘機坐大。更唆使宇汝以兼國防部長地位，將陸軍十二位重要將領的軍職勒令解除。這便是迫使軍人不得不再以政變奪回政權的原因。①

## 二 北平經由緬共所佈下的陷阱

軍人再度執政，既然是出于國內外共黨假手汝對他們所施的壓力而造成，自應繼續實行看管內閣時代的政策，並仍以巴瑞、叫迎等爲幕後主謀人。當軍政府成立的初期，在表示繼續接受北平三千萬英鎊貸款的各項建設同時，亦宣佈接受美援建設仰瓦戰略公路，及興建仰大校舍、開墾伊洛瓦底勃固專區荒地的美援貸款，美國剩餘農產品的售價，亦一併作爲經援。接着又宣佈接受波蘭建立一所規模宏大的糖廠，及蘇俄援助建築結貌洞水壩。這都顯示軍政府在對外關係方面，乃採取真正的中立外交，在毛俄之間，亦不偏向②。

毛共一向視緬甸爲其禁嚮，除指使緬共及其同路人以接受美援爲出賣國家獨立主權的論調而外，更不容蘇俄的勢力伸入緬甸。所以一九六〇年初，莫斯科透露黑魯雪夫定于二月訪緬，毛共迅即于一月廿日邀請尼溫訪平，並不惜以五萬五千餘方公里的未定界土地及盧坊銀鑛採鑛權割予緬甸③，藉以籠絡仰光跟隨它排俄反美，所以軍政府對美援俄援一例接受，北平自不能容許它親近美俄。

一九六二年六月，仰光掀起反對軍人專政的大規模學潮，全國各地學生羣起響應，依照緬共發動羣衆戰的慣例，學潮便是大規模羣衆暴亂的先聲，除非政府與策動學潮的「全學聯」展開談判而接納其要求。然而軍政府所採取的乃以武力鎮壓，在「不惜以流血驅散示威學生之後，再下令解散全國大專學校，由治安機關嚴密甄審所有學生的思想行爲，將共黨份子一律清除，並炸毀「全學聯」在仰光市中心的辦公大樓，使緬共不敢不暫時歛跡④。

不料執行這項鎮壓共黨暴亂政策的軍方強人安基，却因此與尼溫及少壯派發生歧見。由于軍政府所面臨的內在困難，是緬共與民族武裝叛亂四起，稅收既因叛亂的擴大而激減；國防經費又因戰局的緊急而不得不得相對增加。民生凋敝，政費浩繁，如何應付財政經濟上的困難？安基所堅持的，則爲爭取外援，由建設而開拓就業機會，使叛軍無從裹脅流亡，輔以由政治談判解決民族爭端，集結兵力清剿緬共。少壯派則熱中于取法毛共對大陸的統治，他們主張實行「土地國有，工商國營」，既可以由政府控制所有食糧與生產

工具，使緬共與民族叛軍在野無所掠的情況下便祇有投降，又可以將外國及私人資財收入國庫以充裕財源，何況緬共所標榜的由社會主義達到共產主義的路線已由政府實行，便再沒有號召力量。

安基在軍中的地位僅次于尼溫，在主持政變及成立軍政府的初期，其權力尤有過之，加上巴瑞、叫迎的幕後支持——亦即獲得「自由同盟」全黨的協力，所以他無視于軍中左派的主張，甚至尼溫一怒而出國亦在所不顧。誰知緬共和平派——「左翼民線」首先倡導解散所有政黨以組成統一的黨，且表示一旦軍人出面組織實行社會主義的黨，該黨黨員均願以個人資格參加。這對主張實行社會主義政策的軍人，等于是同聲附和。由于尼溫在看管內閣期間，爲管制經濟而由陸軍合作社控制全國物資，使軍人得近水樓台之便而生活頗多改善。有此先例，對再由軍方掌握物資的主張，軍人無不竭誠贊同，以致安基的擁護者大都暗中轉向。

然而工商業國營，將外人與私人工商業均收爲國有，必將損害華、英、印、巴僑民利益而遭到外國干涉，尤其是共匪的虎視眈眈，自不能不視爲最嚴重的問題。不料北平迅即表示贊成緬甸選擇其適合本身的制度，且願爲其訓練接收工商業的管理人員⑤。以致安基程度爲僧，反對解散政黨以組成統一黨的巴瑞、叫迎等一律被囚。由軍人與緬共和平派合組的「社會主義路線黨」亦于一九六三年誕生。

## 三 緬共和平派倒向蘇俄

從北平接受分門別類管理技術訓練的軍人大批返回仰光，緬甸亦即翻天覆地將共匪的殘酷統治在此佛國全部翻版實施。印巴僑民已被迫掃地出境，華僑雖然仍可居留，但都由業主而變成僱工。由仰光與北平之間的冠蓋往來頻繁，已使美援的仰瓦戰略公路建築工程中止，蘇俄與波蘭的援助建設計劃亦胎死腹中，毛緬關係既已再度進入高潮，緬甸軍政府與緬共叛亂武裝的和平談判，不僅由毛共駐緬使館所一力促成，其和談代表亦大多數從北平乘飛機直接抵達仰光。

尼溫政府認爲緬共與民族叛軍均已派出代表到達仰光舉行和談，此乃實行社會主義政策的效果，亦表示毛共從中竭力促成。誰知北平對緬共海外部回

國從事和談代表所面授的機宜，為破壞和談，一方面向民族叛軍代表進行統戰；另一方面是藉機回到緬共基地，展開奪權鬥爭，清除走蘇俄和平路線主張與尼溫政府聯合的修正主義份子⑥。

至和談破裂，來自北平的緬共代表于回到緬共中央所在地的勃固腰馬山區後，迅即形成「北京派」脅持緬共主席德欽丹吞（Thakin Than Tun），對主張和平聯合路線者，一律指為「蘇修」反動派而給予殘酷的鬥爭。尤其是毛共進行「文革」期間，「北京派」亦依樣畫葫蘆地建立紅衛兵緬共基地，利用他們對異己份子進行更慘酷的屠殺，連擁有二十多年黨齡的中委亦在所難免，乃使不少緬共高層人員紛紛逃出基地投向仰光，形成親毛、親俄兩派在緬共陣營中益加顯明。到一九六七年仰光爆發羣象反毛風潮，在全緬各地羣象一致掀起反抗毛共怒潮的情況下，迫使尼溫政府不敢對北平低頭，造成緬毛關係劍拔弩張⑦。

很顯然，北平在劉少奇當權派時代，其對緬策略乃採取兩條路線。雖然並不放棄支援緬共武裝奪權；但對非武裝緬共與軍方合組「社會主義路線黨」，亦同樣給予支援，以免他們橫被蘇俄所攫奪，且可籠絡尼溫政府不致走上親俄與親美路線。一九六五年七月邀請尼溫訪平，以及來年四月劉少奇訪問仰光，這正是蘇俄積極拉攏緬甸，尼溫又準備應邀訪美的時候，都不難看出他對緬策略：乃為排俄而不得不讓緬共對軍政府實行蘇俄強調的「聯合過渡」以達成和平奪權策略，所以掌握緬甸羣運的非武裝緬共，仍然聽從毛共仰光使館指揮。

至劉少奇在「文革」暴亂中垮台，緬共的紅衛兵由其武裝基地已延伸到仰光，原受劉派支持的緬共和平派既已寒心而不得不向蘇俄另尋支持，緬甸軍政府亦恍于由劉所提出的不干涉其內政保證不可恃，所以仰光羣象的反毛事件，乃出于緬共和平派與尼溫政府已暗中被蘇俄所用，北平及其駐緬使館竟不知情而形成⑧。從此而後，由于毛緬關係日益緊張惡化，俄緬關係亦相對地與日俱進。

「北京派」在緬共武裝基地，雖已由脅持緬共主席德欽丹吞而奪得絕對控制權，一切聽命于北平。對主張與實行社會主義的尼溫政府聯合者，固然都指使「紅衛兵」殺無赦；對堅持武裝奪權但強調緬共應保持其獨立性的人，亦給予「蘇修反動派」罪名，同樣要遭到殺害，遂使緬共高幹人人自危。

尤其是緬毛關係惡化以後，緬共基地，更是一片恐怖殺戮氣氛。于是仰光一面出動重兵向其盤據的山區層層進逼；一面號召緬共老幹部投奔自由，蘇俄亦派出特工人員入緬配合從事策反工作⑨。

在緬共高層人員紛紛投奔仰光後，其盤據二十餘年的老巢——勃固腰馬山區亦不能不倉惶棄守。至一九六八年九月，緬共主席德欽丹吞于流竄途中，又在其保衛員的鎗下喪身。從此，作為緬共叛亂主力的白旗武裝既已潰不成軍，而紅旗緬共（Communist Party Burma）叛軍首領德欽梭（Thakin Soe），也在仰光的追剿與策反並進之下變成了階下囚。從手刃德欽丹吞的保衛員鍾德于行刺後立即投入政府軍陣地報功⑩，一般都認為其背景乃親俄份子，這都不難看出緬共叛亂的收平，祇是毛俄在緬甸的爭奪中，毛共的代理人已由蘇俄所攫奪。

#### 四 毛緬關係的熱戰階段

毛共向東南亞地區擴張勢力，是排俄比反美更置于優先。緬甸與大陸壤地相接，緬北與雲南居民又大多是同一宗族分居於兩國國境，其唇齒相依、安危與共的密切關係，在東南亞地區，一向與越南同被中國政府視為南面最重要的藩籬，毛共又安能容許蘇俄勢力進入其臥榻之側？所以當緬共和平派已遵從莫斯科路線加入軍方所組成的「路線黨」，並使毛共在緬代理人——緬共紅、白旗武裝叛亂次第收平時，北平便祇有指使其一手參養的緬共武裝，直接由雲南進入緬北以開闢另一戰場。

緬共羅相（Naw Sang）部隊，是由毛共在滇西培養而成。這位生于雲南長于緬北，以後參加吉仁兵團的羅相，由于他是滇西景頗族人，與緬甸克欽人同族，所以當吉仁兵團叛變，他被派回到克欽邦策動族人響應吉仁族武裝爭取獨立權。當其被緬軍擊潰而追至滇境時，毛共迅即予以收容訓練，並支援其再入克欽邦進行武裝叛亂，以「民族解放」而號召克欽人爭取獨立。但由其背景過于顯明，且緬北各族老一輩的領袖均深悉毛共的陰謀，所以迄未能有所發展。

至仰光軍政府成立，在解散邦議會及軍方接管邦政府的同時，使各邦老一輩的領袖未被幽囚的，亦都向國外逃亡。其新起的青年領袖既忿于邦區自

治權橫被軍人攫奪，再加上實行社會主義所造成的饑寒，乃使他們禁不住毛共透過羅相部的勾引，紛紛派遣幹部進入雲南接受訓練裝備。以致緬北地區的各族叛軍大部分為左右兩派，其接受毛共支援的，並與羅相部合組為「民族民主聯軍」，在北平所派遣的顧問團統一指揮之下，對緬甸政府展開分進合擊<sup>⑪</sup>。

在北平另有所謂「緬甸海外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德欽巴登陣（Thakin Ba Thein），書記德欽丹棉（Thakin Than Myaing），及中委等多人。他們投向北平的原因，或由于受政府追捕而無法立足，或被派赴國外參加會議而無法回到緬甸，其中更有不少被驅逐出境的緬籍華人，毛共都一律收容，並為其建立組織及廣播電台，一面向緬甸進行心戰宣傳，散播造反思想毒素；一面代表緬共中央從事國際活動。至緬毛交惡，他們更成為毛共對付尼溫政府的手中王牌。除以廣播痛罵而外，更由他們另組成一枝緬共武裝進入揮邦<sup>⑫</sup>。

從一九六七至一九七一年，緬毛雙方已由冷戰而進入熱戰階段。先由北平宣稱：有一個軍在滇邊叛變竄入緬北，其實這是作為它公然派兵入緬協同緬共叛軍作戰的通詞。繼有毛共軍隊在對岸發砲，掩護緬共海外部中委帽丹瑞（Bo Than Shwa）率部進入緬邊要地九谷。而這枝部隊，也是由毛共為他訓練裝備而成，與北平關係的親切，比羅相部隊更有過之。所以于佔領九谷後，迅即沿滇緬公路佔領北揮邦首府臘戍外圍，準備建立緬共所謂的「民族民主聯合政府」<sup>⑬</sup>。

至一九六九年十月七日，尼溫公開宣稱：一年以來，緬毛雙方在一千三百五十七哩邊界，共發生武裝衝突先後十八次，傷亡慘重，並指出其中有十次為極猛烈戰鬥，另八次為中型與小型。繼稱願與北平修好，聲明緬甸永願與鄰邦相爭，但斷不容任何國家侵佔緬甸領土<sup>⑭</sup>。

毛共企圖由其代理人緬共聯合各族叛軍在緬北建立「民族民主政府」的計劃，由于緬北各族既無人可以領導，緬共本身亦有內在的紛爭，以致在混戰的情況下，有各地居民所組成的反共自衛武裝風起，經過緬軍的聯絡並予以械彈補給，在成立自衛軍司令部並以緬籍華人昆沙為司令後，以其戰力已迅速增強，不僅緬北華人都奮起參加反共自衛戰鬥序列，其他各族右翼叛軍在保衛家鄉的號召下，也與它們旗鼓相應，乃使緬共武裝到處遭遭敵人。尤其

是這批以華人為主的緬北反共軍既與滇邊抗暴人民有內外結合之勢，而蘇俄在緬專家又隨俄援而伸入緬北地區，頗有經由他們契入雲南的可能，使北平與仰光都不得不為此項情勢而大感焦灼<sup>⑮</sup>。

## 五 無法解脫蘇俄的套索

一九七〇年，緬毛關係已趨向緩和，雙方重新派遣大使。這固然是由于北平深知它對緬甸的進逼，適足以讓蘇俄坐收漁利，祇有使其本身又在南面受到莫斯科的包圍，故不能不與仰光修好以謀求對此項包圍的解脫。尼溫本人對此項情勢的發展，其恐慌之情，可能比北平尤有過之。這從他在一九六八年不顧左右的反對，迅速釋放政黨及民族領袖，不僅前總理宇汝，前總統宇溫貌，及自由同盟領袖宇巴瑞、宇叫迎獲得了自由，連反對組成「社陣黨」最堅決的前軍政府強人安基亦已獲釋。接着又在其中遴選出卅三人成立顧問委員會，其任務為草擬新憲，以便還政于民<sup>⑯</sup>。

是年九月，尼溫在全緬軍區司令聯席會議席上又有一段發人深省的講話，他要求各軍官應以拿破崙為前車之鑑，不要為了壟斷政權，陷國家與個人于不能自拔之境，並提出警告說：「政治是屬於人民的……如果我們不誠實，人民將會給我們拋棄」。這已顯然表示蘇俄是經由緬共和平派針對軍人長期把持政權的意圖，造成一窩蜂地主張由「路線黨」一黨專政，此種遵循蘇俄和平聯合過渡路線的後果，勢必會招致毛共不顧一切地向緬甸進侵。

尼溫所強調的還政于民，在表面上祇是緩和國內情勢，放棄造成緬甸物資缺乏，引起天怒人怨的社會主義政策，實際上乃在擺脫蘇俄的控制，亦即使緬毛緊張關係得以緩和。然而蘇俄給予他的套索已經無法自拔，因為社會主義政策的施行，固然造成了民不聊生，但對掌握物資分配的軍人則利益均沾，地位優越，誰願放棄這種既得權利？所以大家都願意與非武裝緬共以「路線黨」合作到底。一九七一年，尼溫不惜再度訪問北平，毛共也迅即恢復對緬甸三千萬英鎊貸款的建設，並應允放棄對緬共叛亂的支援。這都不難看出毛共與尼溫同樣在謀求改善雙方關係，以便緬甸解脫蘇俄給予緬甸軍人的套索。

不過在尼溫訪問北平之前，緬甸軍政府已經選政于黨<sup>⑩</sup>，即將原由軍人獨攬的政權，交給了軍人與親俄派緬共聯合組成的「路線黨」，也就是蘇俄在緬甸的勢力又有進一步的契入。在其返緬後未及兩月，蘇俄主席包戈尼，亦經由印度訪問緬甸，更可看出毛俄在緬甸的爭奪是如何針鋒相對。毛共由尼溫的訪問而恢復其對緬貸款建設，以及應允停止對緬共叛亂的支援，其企圖一在換取緬甸移師解除有蘇俄插手的緬北地方反共自衛武裝；一在促使軍方選政于黨後，仍然制定民主的憲法，以便開放黨禁，由大選以使民主政府產生，實現尼溫選政于民的諾言，俾使蘇俄經由緬共和平派所給予軍方的套索因此落空。

誰能料想到緬共武裝——實即毛共與緬共混合部隊已逐步退至滇邊，緬北自衛武裝在緬軍全力進剿之前，並藉軍事會議將其司令昆沙扣押，但所遭到的是頑強抵抗，使戰禍延及整個上緬甸，尤其是兩位俄援專家遭受他們綁架後，又使問題更加複雜，而蘇俄與此一部隊的曖昧關係也愈益顯明。由于兩位俄援專家是在南撣邦首府——東義不顧自衛軍兵臨城下而赴郊區垂釣時被俘，一般多懷疑這是自投羅網的苦肉計，以便蘇俄有從中調解雙方兵爭的藉口。縱使自衛軍已往與蘇俄並無關聯，但經過此一捉放——如果仰光不得不由蘇俄的壓力，實現自衛軍以釋放其司令換取到俄援專家自由的要求，也會造成雙方關係由一廂情願而變為雙方意願——亦即使蘇俄經由自衛軍將其勢力伸入滇邊，以緬北作為其向雲南輸入反毛戰爭的口岸<sup>⑪</sup>。

## 六 一黨專政導致緬共捲土重來

緬甸軍方選政于黨後，由軍人與親俄派緬共組成的「路線黨」，顯然無意履行尼溫選政于民的要求，其制訂的憲法，是一黨專政以貫徹社會主義政策的實施，不許有任何黨派的存在。這項「緬甸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憲法，已于上年十二月中旬付于全國公民投票，並以百分之六十的贊成票通過。今年元月廿八日至二月十日，依照新憲舉行普選，產生一院制的國會及新政府，所有候選人均由「路線黨」提名，尼溫本人則已解除軍職而成為國家元首的候選人<sup>⑫</sup>。

大選的結果雖尚未公佈，由上年十二月路線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所選

出的中委之中，有廿名投誠的共產黨人，由上屆中委而降為候補委員<sup>⑬</sup>，即不難推知此次大選中的當選者，將仍以軍人佔大多數。不過這不能表示在黨政權力方面軍人可以壓倒共黨，因為緬甸陸軍乃由大戰期間的抗日志願軍變而來，實際訓練指揮志願軍的參謀長既為緬共領袖德欽丹吞，所以在他叛變後一部份志願軍已隨其上山入夥，仍潛伏在軍中的，自亦大有人在。

一般認為緬甸軍人在二次政變後之所以有人主張實行社會主義，並聯合緬共組成「路線黨」，雖經地位僅次于尼溫而權力尤有過之的安基竭力反對，其結果祇是徒然，這便不能不認為是緬共在軍中潛伏份子的統戰效果，使沉迷于權力的軍人均由安基的擁護者而反對安基。所以此後尼溫為避免捲入俄毛爭奪緬甸的漩渦，一再主張選政于民——開放政黨以實行民主，亦都未能如願，這都表示共黨在軍中的潛勢力已超過尼溫，誰能担保此次當選的軍人中沒有共黨潛伏份子？

更重要的，俄毛雙方從六十年代開始，便為和戰路線分歧而爭執得劍拔弩張，莫斯科所堅持的經由和平聯合過渡到全面「解放」，由緬共與軍方合組的「社會主義路線黨」得以一黨專政，便是它的和平路線，已在大陸邊緣的緬甸推行得初步成功，且可向東南亞其他各國示範——讓各國共黨都因此瞭然于和平聯合奪權比武裝路線輕而易舉；各國政府為救平共黨叛亂烽烟，亦祇有取法緬甸。這便無異為蘇俄倡導的「亞洲集體安全體系」奠基。當「印度友好條約」簽訂時，莫斯科認為這是為「亞安」大廈鋪了第一塊磚。到此項條約延伸至孟加拉，再有緬甸的一黨專政出現。被毛共抨擊為效法杜勒斯圍堵大陸政策的「亞安體系」，便是已經次第完成對大陸西南方的圍牆，毛共又安能坐視？

當緬共于尼溫訪平後即逐步撤入雲南，一般都認為北平一在促使緬軍轉移目標以解除緬北地方反共自衛軍的武裝；一在利用緬共撤退，向東南亞國家表明它已放棄對共黨叛亂的支援，藉以輔助周恩來的微笑外交。然而在此兩項企圖都未達成的時候，何以又令緬共武裝捲土重來？且公然攜帶毛共所製的武器及派遣顧問團入緬指揮<sup>⑭</sup>？此即說明北平當年不惜令緬共撤退的主要目標，乃在換取仰光解除蘇俄經由緬共和平派所給予的套索。至一黨專政的憲法頒佈，便祇有不顧一切地指令緬共重佔南北撣邦。

由尼溫上年破例地分訪鄰邦，並透露緬甸有加入「東南亞國家協會」的

意願，這都顯示他急謀藉此跳出蘇俄的一手掌握，俾由接近自由陣營而平衡俄毛關係，使其政府得以遵循中立外交路線。然而尼溫本人已沒迴旋緬甸局勢的力量，無怪乎他爲俄毛爭執日益尖銳，將使緬甸捲入其漩渦的禍亂而憂心如焚<sup>②</sup>。

## 七 結論

就緬甸革命政府大力實行社會主義政策十年來的結果看，其生產不僅沒有增加，反而江河日下。全緬人口有百分之七十爲農民，白米是輸出的大宗。然而由六五——六六年，稻米生產爲七百九十三萬噸，輸出一百一十萬噸；而六九——七〇年，生產減爲七百八十七萬噸，輸出僅有卅六萬四千噸。再由仰光米的黑市橫行，售價超過公定價格甚多<sup>③</sup>，即不難推知緬甸以一黨專政繼續實行社會主義的前途，雖有二十年經建計劃，亦將難免未來的飢荒。

何況此一多元民族國家，在獨立初期，便是以承認各邦擁有建邦自治權而爭到它們加入緬甸聯邦，並在憲法上訂有明文，吉仁族的叛亂，便是爲了爭取建邦自治，揮族的叛亂繼起，又是爲了聯邦政府違憲取消南北揮邦土司統治權。今後在一黨專政的統治下，各族領袖既不屑于加入由緬共操縱的「路線黨」，便都喪失了其承襲的統治權，又安能甘心放下武裝？所以民族叛亂可能更加猖獗。加上在仰光統治下的居民，爲了逃避社會主義的殘酷統治，祇有迎接其本族叛軍以維護自由，這又會促使政府軍對叛亂則不勝剿，到處都是它的敵人。

自獨立以來，緬甸是黨派多于牛毛，一向居領導地位的「自由大同盟」，以及由該同盟分裂而成的「聯邦黨」，與「左翼民線」實力最大，黨員幹部遍佈于全緬各階層。軍方雖已結合了「左翼民線」而實行一黨專政，其餘兩大黨又豈能甘心？亦可能由分而合，並結合各族叛軍以掀起反政府的怒潮，何況毛共因風煽火，更可以迂迴曲折地給予反抗仰光政府各方面的支援，可見一黨專政爲緬甸所帶來的，將是更大的災殃。

註①「尼溫訪美與緬甸動向」，本刊、六卷、四期，拙著。

緬甸一黨專政的前因後果

註②「從匪緬關係看劉少奇訪緬」，本刊、五卷、九期，拙著。

註③⑤「匪緬邊界條約大綱」，一九六〇年十月一日簽訂，同年十月五日，仰光自由日報。

註④路透社仰光電，一九六二、六、廿四。

註⑥⑩「德欽丹吞末日」(The Last Days of Thakin Than Tun)

，白一鶴中文譯本，本所出版。

註⑦「毛共與緬甸之交惡」，本刊、七卷三期，拙著。

註⑧新華社北平電，引述該社駐仰光記者于民生被逐回平後招待記者談話，一九六七、七、廿八。

註⑨「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亞洲焦點」專欄，一九六八、七、廿五。

註⑪「紐約時報」刊載駐仰光記者寶丁專電，一九六九、七、廿五。

註⑫「緬北風雨緊急——毛匪支援緬共開闢新戰場」，中央日報駐仰光記者魯居士航訊，一九七〇、六、廿九。

註⑬「緬甸軍政府何以應付兩面挑戰」，本刊、十卷、三期，拙著。

註⑭路透社仰光電，一九六九、十一、七。

註⑮⑯「緬北烽烟與共匪撥弄」，新生報記者盧辛航訊，一九七三、七、廿二。

註⑰倫敦泰晤士報仰光通訊，香港真報譯載，一九六八、十二、廿二。

註⑱「緬甸軍方選政于黨」，中央日報仰光航訊，一九七一、七、十九。

註⑲路透社仰光電，本年、元月、廿六。

註⑳「南洋商報」，一九七三、十二、十四，路透社特稿。

註㉑中央社紐約電，一九七三、八、廿，引述當日紐約時報刊寶丁仰光報導。

註㉒中央社紐約電，一九七三、十一、三，引述「紐約客」週刊駐東南亞記者夏普報導。

註㉓「落後國家實行社會主義的難題」，華僑日報，一九七三、二、十，徐浚觀撰。